李懷州集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李懷州集
作者：李德林　隋朝

本作品收錄於《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詔

為周帝加隋公大丞相詔

假黃鉞、使持節、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堅，感山河之靈，應星辰之氣，道高雅俗，德協幽顯。釋巾登仕，搢紳傾屬，開物成務，朝野成風。受詔先皇，弼諧寡薄，合天地而生萬物，順陰陽而撫四夷。近者，內有艱虞，外聞妖寇，以鷹鸇之志，運帷帳之謀，行兩觀之誅，掃萬里之外。遐邇清肅，實所賴焉。四海之廣，百官之富，俱稟大訓，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棟梁斯託，神猷威德，莫二于時。可授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餘如故。

為周帝加隋王九錫詔

天大地大，合其德者聖人；一陰一陽，調其氣者上宰。所以降神載挺，陶鑄羣生，代蒼蒼之工，成巍巍之業。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應百代之期，當千齡之運，家隆台鼎之盛，門有翊贊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堯舜，情類孔丘，憲章文武。爰初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軌物，搢紳謂為師表。入處禁闈，出居藩政，芳猷茂績，問望彌遠。徃平東夏，人情未安。燕南趙北，實為天府，擁節仗旄，任當連率。柔之以德，導之以禮，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風美迹，歌頌獨存。淮海榛蕪，多歷年代，作鎮南鄙，選眾惟賢，威震殊俗，化行黔首。任掌鈞陳，職司邦政，國之大事，朝寄更深，鑾駕巡遊，留臺務廣。周公陝西之任，僅可為倫，漢臣關內之重，未足相況。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經荼毒，親受顧命，保乂

皇家。姦人乘隙，潛圖宗社，無君之意已成，竊發之期有日。英規潛運，大署川迴，匡國庇人，罪人斯得。兩河遘亂，三魏稱兵，半天之下，洶洶鼎沸。祖宗之基已虛，生人之命將怠。安陸作釁，南通吳、越，蜂飛蠆聚，江、漢騷然。巴、蜀鴟張，翻將問鼎，秦塗更阻，漢門重閉。籌畫帷帳，建出師車，諸將稟其謀，壯士感其義，不違時日，咸得清蕩。九功遠被，七德允諧，百僚師師，四門穆穆。光景照臨之地，風雲去來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驟山驟水，遐邇歸心。使朕繼踵上皇，無為以治，聲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輔殷，霍光助漢，方之蔑如也。昔營邱、曲阜，地多諸國，重耳、小白，錫用殊禮。蕭何優贊拜之儀，番君越公侯之爵。姬、劉以降，代有令謨，宜崇典禮，憲章自昔。可授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內外諸軍事、大冢宰之號，進公爵為王，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十郡為隋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綬、遠遊冠、相國印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隋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

九錫第二詔

伊、周作輔，不辭殊禮之錫，桓、文為霸，允應異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勳，彰不代之業。相國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禮，固守謙光，絲言未綍。宜申顯命，一如往旨。王功必先，人賞存後，己退讓為本，誠乖朕意。宜命百辟，盡詣王宮，眾心克感，必令允納。如有表奏，勿復以聞。

為周禪隋詔

元氣肇闢，樹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輔惟德。天心人事，選賢與能，盡四海而樂推，非一人而獨有。周德將盡，妖孽遞生，骨肉多虞，藩維構釁，影響同惡，過半區宇，或小或大，圖帝圖王，則我祖宗之業，不絕如線。相國隋王，叡聖自天，英華獨秀，刑法與禮儀同運，文德共武功俱遠，愛萬物其如己，任兆庶以為憂。手運機衡，躬命將士，芟夷姦宄，刷蕩氛祲，化通冠帶，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發之合位三五，豈可足論。況木行已謝，火運既興，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終之象。烟雲改色，笙簧變音，獄訟咸歸，謳歌盡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貞明，故以稱大為王，照臨下土。朕雖寡昧，未達變通，幽顯之情，皎然易識。今便祗順天命，出遜別宮，禪位于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為周帝赦詔

朕祗承洪業，二載于茲。藉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逆賊尉遲迥，才質凡庸，志懷姦慝，因緣戚屬，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皇晏駕，萬國深鼎湖之痛，四海窮遏密之悲。獨幸天灾，欣然放命，稱兵擁眾，便懷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凶徒孔熾，充原蔽野。諸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縈拂，所在如莽，直指漳濱，擒斬元惡，羣醜喪魄，咸集鼓下。順高秋之氣，就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清蕩。自朝及野，喜抃相趨。昔上皇之時，不言為治，聖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實深慚德。思弘寬簡之政，用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

賜姓復舊詔

《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為後」。蓋明辯親疎，皎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德猶潛。籙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羣官，賜姓者眾，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烝嘗；不愛其親，在行路而敘昭穆。且神徵革姓，本為歷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宇，累世于茲。不可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

為周帝求才詔

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為重。去歲已來，屢有妖寇，宰臣英算，咸得清蕩。逆亂之後，兵車始竭，遐邇勞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于茲，亦由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寧一，八表無塵，元輔執鈞，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升于朝，銓衡陟降，量才而處，垂拱無為，庶幾可至。于是遣戎秩上開府以上，職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舉清平勤幹者三人。被舉之人，居官三年有功過者，所舉之人，隨加賞罰。

隋文帝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詔

門下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心，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窮昊之靈，膺錄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間關二代，造我帝基，猶夏禹之事唐虞，晉宣之輔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搆禍，蕭察稱兵擁眾，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未決。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感威懷，

連城頓顙，隋郡安陸，未即從風。敵人騁輔車之援，重城固金湯之守。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剋始于是日，遂啟漢東，蕭繹往在江陵，後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迹之間，未盡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方命，繼其絕祀，有齊未亡，凶徒孔熾，連山巨防，艱危萬重，晉水之陽，是其心腹。于是鳴夔執鉞，假道比鄰，皮服欽風，烟隨霧集，懸兵萬里，直指參墟，左縈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既功而英威大振，齊人因以挫衄，周武賴以成功，尚想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率夷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惟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仰神猷，事冥真寂，降生下土，權變不常，用輪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戰百勝，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類香華，玄黃之野，久同淨國，思欲崇樹寶剎，經始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導水，尚且銘山周曰，巡遊有聞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尚矣。其襄陽隋州，江陵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揚茂實，同天地而長久。

為隋文帝修五禮詔

禮之為用，時義大矣哉！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犧牲，展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化民，莫善於禮。

冊文

隋王九錫冊文

咨爾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王：

天覆地載，藉人事以財成，日往月來，由王道而盈昃。五氣陶鑄，萬物流形。誰代上玄之工，斯則大聖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種德積善，載誕上相。精采不代，風骨異人。匡國濟時，除凶撥亂。百神奉職，萬國宅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輔乃弘道于代，方斯蔑如也。今將授王典禮，其敬聽朕命：朕以不德，早承丕緒，上靈降禍，夙遭愍凶。妖醜覬覦，密圖社稷，宮省之內，疑慮驚心。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輯諧內外，潛運機衡，奸人懾憚，謀用不顯，俾贅旒之危，為泰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經武略，久播朝野。戎軒大舉，長驅晉、魏，平陽震熊羆之勢，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東夏，人情未一。叢臺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陘，東至滄海，比數千里，舉袂如帷。委以連城，建旌仗節，教因其俗，

刑用輕典，如泥從印，猶草隨風。此又公之功也。吳、越不賓，多歷年代，淮、海之外，時非國有。爰整其旅，出鎮于亳，武以威物，文以懷遠。羣盜自奔，外戶不閉，人黎慕義，襁負而歸。自北之風，化行南國。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宇，任重宗臣，入典八屯，外司九伐。禁衛勤巡警之務，治兵得蒐狩之禮。此又公之功也。鑾駕遊幸，頻委留臺，文武注意，軍國諮稟。萬事咸理，反顧無憂。此又公之功也。朕在諒闇，公實總己。磐石之宗，姦回者眾，招引無賴，連結羣小。徃者國衰甫爾，已創陰謀，積惡數旬，昆吾方稔。泣誅罄甸，宗廟以寧。此又公之功也。尉迴猖狂，稱兵鄴邑，欲長戟而指北闕，強弩而圍南斗，憑陵三魏之間，震驚九州之半，聚徒百萬，悉成蛇豕，淇水、洹水，一飲而竭。人之死生，翻繫凶豎，壽之長短，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鷹揚，出車練卒，誓蒼兕於河朔，建瓠水于東山。口授兵書，手畫行陣，量敵制勝，指日剋期。諸將遵其成旨，壯士感其大義，輕死忘生，轉鬬千里，旗鼓奮發，如火燎毛。玄黃變漳河之水，京觀比爵臺之峻。百城氛祲，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土連率，跨據東秦，藉負海之饒，倚連山之險，望三輔而將逐鹿，指六國而願連雞。風雨之兵，助鬼為虐。本根既拔，枝葉自殞，屈法伸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殘賊，充斥一隅，蠅飛蟻聚，攻州略地。播以玄澤，迷更知反，服而捨之，無費遺鏃。此又公之功也。宇文胄親則宗枝，外藩巖邑，影響鄴賊，有同就燥。迫脅吏人，叛換城戍，偏師討蹙，遂入網羅。束之武牢，有同囹圄，事窮將軍，如伏國刑。此又公之功也。檀讓、席毗，擁眾河外。陳、韓、梁、鄭、宋、衛、鄒、魯，村落成梟獍之墟，民庶為豺狼之餌。強以陵弱，大則吞小，城有宣閉，巷無行人。授律出師，隨機掃定，讓既授首，毗亦梟懸。此又公之功也。司馬消難與國親姻，作鎮安陸，性多嗜欲，意好貪聚。屬城子女，劫掠靡餘，部入貨財，多少具罄。擅誅刺舉之使，專殺儀台之臣。懼罪畏威，動而內嬰。蠶食郡縣，鴆毒華夷，聞有王師，自投南裔。帝唐崇山之罰，僅可方此，大漢流禦之刑，是亦相匹。逋逃入藪，荊、郢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謙在蜀，飜為厲階，閉劒閣之門，塞靈關之宇，自謂五丁復起，萬夫莫向。分閫推轂，嘗不踰時，風馳席卷，一舉大定，擒斬兇惡，掃地無遺。此又公之功也。陳頊因循僞業，自擅金陵，屢遣醜徒，趫趄江北。公指麾藩鎮，無不摧殄。方置文深之柱，非止尉佗之拜。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濟天下之勤，重之以明德，始于辟命，屈己登庸。素業清徽，聲掩廊廟，雄視神略，氣蓋朝野。序百揆而穆四門，恥一匡之舉九合。尊賢崇德，尚齒貴功，錄舊旌善，興亡繼絕。寬猛相濟，彝倫攸叙。敦睦帝親，崇獎王室。星象不折，陰陽自調，玄冥、祝融如奉太公之召，雨師、風伯似應成王之宰。祥風嘉氣，觸石搖林，瑞獸異禽，遊園鳴閣。至功至德，可大可久，盡品物之和，究杳冥之極。朕又聞之，昔者明王設官胙土，營邱四履，得征五侯，參墟寵章，異其禮物。故藩屏作固，垂拱責成，沉嘿巖廊，不下堂席。

公道高徃烈，賞薄前王。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求諸故實，甚用懼焉。徃加大典，憲章在昔。謙以自牧，未應朝禮。日月不居，便已隔歲。時談物議，其謂朕何。今進授相國，總百揆，以申州之義陽等二十郡為隋國。今命使持節、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煚，授相國印綬。相國禮絕百辟，任總羣官，舊職常典，宜與事革。昔堯臣太尉，舜佐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輔漢，不居藩國，唯在天朝。其以相國總百揆，去眾號焉。上所假節、大丞相、大冢宰印綬。

又加九錫，其敬聽朕後命。以公執律修德，慎獄恤刑，為其訓範，人無異志，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勤心地利，所保人天，崇本務農，公私殷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樂以移風，雅以變俗，遐邇胥悅，天地咸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仁風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迴首內向，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水鏡人倫，銓選庶職，能官流詠，遺賢必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執鈞於內，正性率下，犯義無禮，罔不屏黜，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昔專征討，制極幽顯，糾虔天刑，匡扶正義，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威嚴夏日，精厲秋霜，猾夏必誅，顧眄天壤，掃清姦宄，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肅恭祀典，尊嚴如在，情切幽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徃欽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典，簡恤爾庶功，對揚我太祖之休命。

禪隋冊文

咨爾相國隋王：粵若上古之初，爰啟清濁，降符授聖，為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民，和百靈而利萬物，非以區寓之富，未以宸極為尊。大庭、軒轅以前，驪連、赫胥之日，咸以無為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厥有載籍，遺文可觀。聖莫逾于堯，美未過於舜。堯得太尉，已作運衡之篇，舜遇司空，便敘精華之竭。彼褒裳脫屣，貳宮設饗，百辟歸禹，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授，下祗天命，不可不受。湯代於夏，武革于殷，干戈揖讓，雖復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晉，有魏至周，天歷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道高者稱帝，祿盡者不王，與夫文祖、神宗，無以別也。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咸將竊發。顧瞻宮闕，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搖蕩三方，不合如礪，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叡德在躬，救頹運之艱，匡墜地之業，拯大川之溺，撲燎原之火，除羣凶於城社，廓妖氛於遠服，至德合於造化，神用洽於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圓首方足，罔不樂推。徃歲長星夜掃，經天晝見，

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帝之聚，除舊之徵，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社，玄龜效靈，鐘石變音，蛟魚出穴，布新之貺，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靈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祗皇靈，俯順人願，今敬以帝位，禪于爾躬。天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宜允執厥和，儀刑典訓，升圜丘而敬蒼昊，御皇極而撫黔黎，副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盛歟！

書

復魏收書

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蹔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惟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于議，仰見識中不錄，謹以寫呈。

重答魏收書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于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元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竊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為戮賊，亦竊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

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沖，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晳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正受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于《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惟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惟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証。

序

霸朝雜集序

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刱，便豫驅馳，遂得叅可封之民，為萬物之一，其為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效力于時，種德積善，豈皆比于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于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葢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為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于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于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烟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為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名流鐘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正史，方可敘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慚賓實，非勳非德，廁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閶闔之閽，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霑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羣官總己，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搆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諭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奏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逖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勳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

子聞而不達。愚情稟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閣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疏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羣情賜委，臣寰海之內，忝曰一民樂趨之誠。切于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冊魏王，阮藉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惟是愚思非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勅旨集納麓已還，至于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為五卷云爾。

論

天命論

粵若邃古，玄黃肇辟，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綢素，欽明至德，莫盛于唐、虞，貽謀長世，莫過于文、武。大隋神功積于文王，天命顯于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于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于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勳于魏室，建盛業于周朝。啟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流于戶外，上屬蒼旻，其後三日，紫氣充庭，四隣望之，如鬱樓觀，人物在內，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覩為龍，懼而失抱，帝驚動數旬，方始痊復。又嘗寢於其室，家人開户，正見一龍，此太祖神異也。世塗不測，竅比邱尼，智先保養，智先禪觀，靈雅有玄，讖云：「此子方為普天慈父，護持正法，神佛佑助，

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龍自通，天角洪大雙上顴骨，彎迴抱目，口如四字，聲若鐘鼓，手內有王文，及受九錫，王生文加點乃為主，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顧眄閑雅，望之如神，氣調精靈，括囊宇宙，其威範可敬，慈愛可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周齊王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神彩，恐不為人臣。」晉公徐納其言，將加不利，賴大將軍侯壽固諫乃止。憲及內史烏丸軌各奏周武帝云：「隋公氣調風流，合散敬服。竊聞世議，慮不在人下。」武帝云：「此人頭額但宜為將，不須異意待之。」相者來和謂帝曰：「觀公骨法，必為王者，但願保愛聖躬。」道士張賁亦言：「公相是帝王，名當圖籙，龍飛紫極，莫忘臣言。」帝憂懼謙退，深自晦跡。鄴城內學人陸撥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徃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遥望，擬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而得，後歲當來觀耳。」所親曰：「爾無輕言，為貴人患害。」撥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明年，帝作相于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總管，平晝寢息似睡，若見數龍繞身，其夜又夢一龍來入被內。帝又常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思懐在濟生民，夜夢一長大人素服冠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云，時今至矣！」天求民主，丕顯孳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時，君異則天，臣非佐命，猜嫌讒慝，何日云忘，我皇外總方面，入司文武，具興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于軒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迥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乃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眾，震盪江山，鴆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鴻溝之地，閉劒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荊蠻，吐納江漢。佐鬬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褒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潁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翊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為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製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塲，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

羣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為使，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于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勃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欻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為鼎。若使四凶秉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濫於率土，賞罰叅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于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眾星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泰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遵顛覆之軌，趑趄吳越，仍為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鏚，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房風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玄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詩

相逢狹路間

天衢號九經，冠蓋恒縱橫。

忽逢懷刺客，相尋欲逐名。

我住河陽浦，開門望帝城。

金臺遠猶出，玉觀夜恒明。

筵羞大官膳，酒釀步兵營。

懸牀接高士，隔帳授諸生。

流水琴前韻，飛塵歌後輕。

大子難為弟，中子難為兄。

小子輕財利，實見朱陶情。

龍軒照人轉，驥馬噓天明。

入門俱有說，至道勝金籯。

出門會親友，天官奏德星。

大婦訓端木，中婦訓劉靈。

小婦南山下，擊缶和秦箏。

群賓莫有戲，燈來告絕纓。

從駕巡遊

(《詩苑類選》作「許善心」者，非。)

大夏堯遺俗，汾河漢豫遊。

今旣龍駕徃，還屬鴈飛秋。

天行肅輦路，日馭翼華軨。

朝乘六氣辨，久動七星旒。

谷靜禽多思，風高松易秋。

遠林才有色，遙水漫無流。

京華佳麗所，目極與雲浮。

但覩凌霄觀，詎見望仙樓。

鑠門皆秀發，鴛池盡學優。

待君草封禪，東山觀射牛。

從駕還京

至仁文教遠，惟聖武功宣。

太師觀六義，諸侯問百年。

玄覽時乘隙，訓旅次山川。

鎮象屯休氣，華蓋翼飛煙。

鼓奏千人響，旗動七星連。

峻嶺戈迴日，高原馬煦一作「照」天。

姑射神遊罷，蕭關獵騎旋。

更待東山上，看君巡狩篇。

夏日

夏景多煩蒸，山水暫追涼。

桐枝覆玉檻，荷葉滿銀塘。

輕扇搖明月，珍簟拂流黃。

壺盛仙客酒，瓶貯帝臺漿。

才人下銅雀，侍妓出明光。

歌聲越齊市，舞曲冠平陽。

微風動羅帶，薄汗染紅粧。

共欣陪宴賞，千秋樂未央。

入山

登嶺望重關，腰珮且鳴環。

天河臨易飲，月桂近將攀。

王母西山至，夫人南嶽還。

何必陽臺下，要待夢容顏。

詠松樹

結根生上苑，擢秀邇華池。

歲寒無改色，年長有倒枝。

露自金盤灑，風從玉樹吹。

寄言謝霜雪，貞心自不移。

附錄

本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少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嘆，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藪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遠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

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樑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臣，俊乂盈朝，然修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滻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模楷。」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是

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勑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叅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叅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叅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勑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為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

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勑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德林復書，收重遺書，德林答之。

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為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敘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並序，文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為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為孝徵所待遇者，間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敕令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

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勑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字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騏驎鳳凰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騏驎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

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悫，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奬，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為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為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為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搆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叅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為沁水泛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啟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饟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啟，深以為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將，並是國家貴臣相，諸將仗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而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畧，為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

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為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踳駮，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

五年，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為古人焉。

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逆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

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且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途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廣已宣勅訖，有人說高熲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高祖乃止。

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兼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跡，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為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堰為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道遇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罔，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乃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為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立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甚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

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叅。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邱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為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勅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大牢。

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叅佐命，十餘年間竟未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勅撰《齊史》未成。

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惡其初不附己，以為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己知，豈徒言也！

此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